

王昭君

贈
給

一
姐

亞星書店刊印 瀚林出版社發行

歷代忠義傳記小叢書

王昭君

彭子儀編著

亞星書店刊印
瀚鋒出版社發行

前 言

「昭君和番」，此殆已爲盡人皆知的故事。可是這故事也不免以訛傳訛，經過後來文人僞捏的地方不少。譬如昭君手抱琵琶出塞，便爲陳釋智匠古今樂錄中所僞捏；又如昭君出塞卽投江而死，便爲元馬致遠漢宮秋中所僞捏。蓋文人作書，尤其是文學作品，本不能拘拘於史實。然後人因此信以爲真，則未免與本來事實相差得太遠了。

關於昭君的故事，其最可信的，當推漢書與後漢書所載。兩書均爲正史，所記常有確據。但兩書所載殊略，則又不能不旁求他書。普通所熟知者，一爲前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一爲後漢蔡邕的琴操。前者較兩漢書多出斬毛延壽的故事，後者多出昭君幼年生活的狀況。此兩書所載，真僞固不可知，但後人敘述昭君，殆無不牽及此兩書，且其書較古，自亦有一部分可信的地方。但另據明人楊慎的病榻手吹所記云：

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

「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

則當時已有華儷的明妃傳，可惜我們現在不能得見，否則或可更知道得詳細一些。但豐容靚飾數語，今後漢書亦載之，豈後漢書即根據其傳而作？果爾，則大略情形，亦可於後漢書中窺見一斑了。

本書所撰第一篇昭君傳記，即本此四書而作，其餘不敢妄取，以免失真。第二篇考證，也無非使昭君生平，更能求得一個真確的輪廓。至第三篇參考資料，則採集有關昭君的史料。其中昭君樂府，唐以前皆採自樂府詩集，宋代則由作者稍加補綴之。雖爲樂府，但其中有許多地方，可供研究昭君者參考之需。譬如上面所說琵琶，即不見唐以前諸人的樂府中，是爲一個最好的例證。昭君變文，係唐無名氏撰，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外間亦不易見，故亦附錄於此。至呼韓邪與昭君關係很大，故不厭求詳，也附其傳記於後。

最後，我們對於昭君和番應有相當的認識。固然，和親在有一部分人看來是漢室的

一種柔弱政策，但我們應明瞭當時的情形，昭君的出塞，至少使漢室數十年來邊疆平靖無兵革之事，所以這種政策並不是失敗的。昭君以一極微賤的宮人，能夠担此重負，忍垢受辱，數十年如一日，這實在值得我們無限的欽佩。她不像別的宮人只求個人富貴榮華，在漢宮裏受些職號；她却輕視這些，只要為國家有利益的，雖犧牲個人亦所不惜。這與西施之獻身入吳，如同一轍，實可前後媲美。所以我們於寫述西施之後，再來寫述昭君，想不至於毫無一些意義罷！

彭子儀

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目

次

第一篇 昭君傳記

一 昭君幼年 七

二 送入後宮 八

三 和番出塞 二

四 在胡善終 一六

第二篇 昭君考證

一 昭君名字考 一八

二 昭君里籍考 二〇

三 昭君親屬考 二二

四	昭君入宮考	二二
五	昭君出塞考	二五
六	昭君在胡考	三三
第二篇 參考資料		
一	昭君載記	三九
二	昭君逸事	四三
三	昭君異聞	四八
四	昭君樂府	五四
五	昭君變文	六九
六	呼韓邪傳	七七

第一篇 昭君傳記

一 昭君幼年

距今約二千年前，即漢朝元帝時候，有一個美女，她姓王，單名牆，字叫昭君。她的父親名襄，母親不知誰氏。先世本是齊國人氏，後來遷居於南郡秭歸縣（就是現在湖北秭歸縣），故史稱她為南郡人。

她父親起她單名為牆，大約由於古時有一個美人，姓名叫做毛廔，廔就是牆的俗字，所以她也取名為牆。後人因為牆字總非雅稱，改從女旁，作為嬙字，至今大家都寫作王嬙，再沒有寫作王牆了。

她的字叫昭君，但到了晉代，因為司馬炎做了皇帝，追尊他的父親昭為文帝，於是凡昭字都改為明字，王昭君也就改為王明君了。

昭君自幼生得十分美容，人品也十分端正。她在家裏，簡直足不出戶，從不與人遊玩。只是一天到晚，修習詩文，或者做些女紅，所以她真可以稱得起是閨閣中的窈窕淑女。

就因為她如此淑秀，她父親十分疼愛，希望她將來不爲一個平常婦人，替國家能夠做一番事業，不僅爲自己光揚門楣，也許可在青史上留一個美名。所以當時向她求婚的人雖然很多，她父親均不答應。她也很能尊重父親的一番苦心，從不有所希求。這樣她在家裏，不覺已過了十六歲的光陰了。

二 送入後宮

正是昭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她父親很想使女兒有一番作爲，不欲默默無聞，所以趁元帝選送宮女的時候，便自願獻於元帝。

原來漢朝國法，每到八月時候，派遣官員，與相士同到各地，閱視良家未嫁女子。

凡是年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如果容貌端正，又經相士看過，沒有什麼壞相的，便可送入後宮。然後再經皇帝親自選擇，給以種種女官名稱。

那年秋天，當然也有一班官員，來到南郡秭歸縣閱視。昭君既生得端正秀麗，自然已有一半希望；更加相士看來，也有一些貴相，所以已十足合了做宮女的條件。她父親本是十分願意女兒選入後宮，於是昭君便被人送到宮裏來了。

雖說皇帝親自選擇，可是送來的女子，多至三千，就教元帝一天親視一百個，也至少看上一個月，他那裏會有這樣耐心呢？而且以天子之尊，政務萬端，也不能天天幹這種選取宮女的事情。所以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命令各地送來的女子，暫且在後宮住下。這時候都沒有職號，只稱爲「良家子」，生活上當然比不得她們有職號的富麗。一面，漢宮廷中，本來有許多畫工，專替皇帝作畫。像元帝後宮既這樣的多，自己也懶得一一接見，就索性命令那般畫工，個個畫一個肖像，供帝審閱。這樣元帝只要案圖召幸，毫無困難。當然今天看一百個圖像，比親看一百個女子，事情容易得多了。

這一次元帝也就用這一個辦法，先令畫工如毛延壽輩，把新送來的良家子一一畫像。因為畫工們知道元帝召幸的，總是專選美貌的多，所以他們就在這裏大施伎倆。譬如容貌本來生得平常的，並無特別嬌麗之處，只因自己希望能夠即時召幸，便賄賂畫工，請他們畫得動人一些。多則十萬，少則五萬。雖不希望經帝召幸之後，就能立后封妃，但至少也能得一些職號，不至於永遠做個良家子了。

原來元帝對於後宮，除了皇后以外，所有宮人，又分爲十四等，最上爲昭儀，比之朝廷，這是同丞相一樣的官職；又與皇子封王，一樣的尊貴。其次爲婕妤，比於列侯。此下則爲嫪娥，俗華，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這些都有職分。只有良家子又分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是沒有職分的，實在還夠上說是宮人，只是候補宮人而已。因為有這許多職分，所以後宮雖多至三千，不怕沒有職分。但當然也有始終不爲帝所召幸，永遠做個良家子的；因爲人數畢竟太多，皇帝那裏能夠一天到晚專管這些事情呢？

可是這事情落在昭君身上，她却大不以為然。她一方面固然由於自己本生得美貌，無用畫工們再替她來虛飾；二來她不信宮廷之內，畫工們竟有這種不法的行爲。她雖眼見同伴們五萬十萬的賄賂他們，她却毫不爲意，只是不聲不響。當然畫工們看她並不用錢賄賂，他們就拿出敲詐手段來了。可是昭君還是老實不客氣的不理他們，她只叫他們憑她本來的面貌畫了出來好了，她是沒有閒錢來幹這種下等行爲的。

經昭君嚴峻的拒絕了以後，一般卑鄙的畫工們，便也惱羞成怒，不但畫不像貌，甚且故意把她畫得醜陋一些，使元帝看了，只當她是一個平常宮人，不再想起召幸她了。有時元帝雖也大發雅興，親到後宮徧視宮人，但因已有先見在心，以爲在這一帶是沒有佳麗的，（當然元帝既分宮人爲十四級，她們的居處自然也分地帶的。）往往即使走到昭君所住的宮前，也不想進去看一個仔細。同時昭君也不希望用諂媚方法，誘動人主，更加毫不修飾，雜在一般平常宮人裏面。這樣她在後宮，默默無聞的過了五六年了。

三 和番出塞

竟寧元年，正是漢元帝最末的一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親來朝賀。元帝雖卽位已十六年，但匈奴單于親來朝賀，却還是第一次，所以儀節非常隆重，賞賜也十分優厚。

呼韓邪單于名叫稽侯獬，原是虛閭權渠單于的兒子。却是虛閭權渠單于死了以後，爲屠耆堂所篡，他竟不得繼立。後來因屠耆堂暴虐殺伐，有一部分臣民仍擁他爲呼韓邪單于。同時其他諸王，也各自稱單于，於是匈奴大亂，互相攻伐。呼韓邪單于因爲東征西伐，勢力大衰，他聽了近臣左伊秩訾王的話，投降漢朝，那正是宣帝甘露元年，距這次來朝前二十年。

此後單于就於甘露三年，第一次親來朝賀。第二次是在黃龍元年，距第一次相隔僅僅二年。以後因爲匈奴內亂未平，呼韓邪也就久未來朝。這次內亂總算平了，所以他又

親來朝賀，那距第二次相隔已十六年了。

這一次他來朝賀，一來是謝謝漢帝替他平定了內亂，二來也想如前朝與漢結親，永歸和好。元帝因他能不忘恩德，鄉慕禮義，答應他來朝賀。至於他想與漢結親，這既是舊例，因為自從漢高祖以來，本已與他們冒頓單于結過親了，後來諸帝也多如此，這次既非例外，自然也滿口答應了他。

元帝既答應呼韓邪單于結親，便從宮人之中選定五人賜他，並指定其中一人爲單于的閼氏（閼氏就等於漢的皇后）。先命掖庭令去選取，當然，宮人如已有職號的，不許選在裏面，只選那良家子而已。本來這般良家子，雖在宮內，元帝只當她們是多餘的人物，只是既選入宮內，不便再送她們回去。現在既然單于想取宮人爲閼氏，就在這裏面挑選幾個。在元帝看來，這是一件平常的事，所以便命掖庭令去辦好了。

當時掖庭令既奉了帝命，就在宮內選取，其中有許多宮人，當然不肯去做胡婦，寧願在漢宮裏，永遠做個默默無聞的良家子。這在昭君看來，却認爲一個很好的機會。她

在宮內五六年，始終不爲帝所召幸。她想，與其在漢做個默默無聞的宮人，不如前往匈奴，或者使她有些作爲。而且她也知道，漢與匈奴和親，雖是一種柔弱政策，但從此就能保持邊疆無事，使漢室得以專力於內政，生靈無塗炭的痛苦，那末她對漢朝，至少也是一個功人，這樣她雖死在荒漠，還有什麼不甘心？於是趁掖庭令選的時候，她就自動加入，願意賜於單于。其餘四人，也因昭君肯去，很便利的由掖庭令選妥了。

掖庭令選妥了以後，就一一稟奏元帝。元帝因爲後宮都有畫像，不必再一一親自過目，只要在像上看了一看，的確是一個也沒有中過元帝的心，就決定讓這五人，賜於單于。

呼韓邪單于在漢留住了幾天，就預備辭歸匈奴。臨別的那一天，元帝特舉行一個大宴會，就命那五個宮女出來，面見單于。昭君本來因帝久不召幸，賴於梳裝。元帝除了圖上見過她後，從未親面見過；她則在宮五六年，也是從未見過天顏。這次她一來是要永別漢宮，二來也想給元帝見一見她的本來面目，所以特別盛裝，修飾得十分華美。本

來是一個十分美貌的女子，更加這一番盛飾，那得不爲之如天仙化人，要立時驚動中外呢？

元帝的命令下去以後，於是昭君在先，其他四宮女在後，緩步而出，珠光寶影，燦爛奪目；粉面朱脣，容顏絕世；於是一座諸人，均爲驚動。元帝本不知昭君真實面貌，至此更大爲驚異，他以前所選宮人，那有如此美貌，亦不過短中取長，聊以充數而已。他真莫名其妙，爲什麼以前所見畫像，從沒有這樣美貌的人，他有些悔恨，不應該貿然把她賜給單于。可是這時候正舉行大宴會，不但諸近臣都在旁邊，而且單于也在會上，他如說出一個「不」字，一來有失天子的尊嚴，二來也不能失信於單于，只得悶在心裏，暗地太息着：「我誤事了！我誤事了！」

等到宴會完畢，呼韓邪單于就拜謝辭別，伴着昭君同行出塞。據說昭君出朝以後，就上一封奏章，盼望元帝能爲她洩憤。那封奏章是這樣寫着：

臣妾幸得備員禁櫛，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

軀報主，何敢自憐！獨借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

元帝得此奏章，更是心痛欲絕，當即窮治其事，畫工如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均受過賄賂，積資巨萬，就同日棄市，以爲昭君洩恨。而元帝也於是年五月死了，壽只四十有三。

四 在胡善終

昭君到了匈奴，呼韓邪單于就立她爲寧胡閼氏，愛好彌篤，第二年產生一子，取名伊屠智牙師，封爲右日逐王。可是單于那時也已年老，於第三年死了，那正是漢成帝建始二年。昭君與單于相愛，還不到三足年呢。

呼韓邪單于既死，遺命以長子雕陶莫臯繼立，是爲復株索若鞮單于。原來呼韓邪單于的閼氏不止一人，兒子也是很多，總共有十餘人。若論年齡，要算雕陶莫臯最長，昭

君所生的伊屠智牙師最少。雕陶莫臯既爲單于，看昭君年事猶輕，貌更如仙，便欲再立爲閼氏，因爲匈奴風俗，子取母爲妻，原是應分的事，何況她又非自己親生的母親。當然這在昭君看來，很不願意，也曾上書成帝，請求歸漢。可是成帝並不答應，下令仍從胡俗，不必違反。昭君無奈，只得再嫁復株絛若鞮單于爲閼氏。

復株絛若鞮單于立共十年，於成帝鴻嘉元年死了，乃傳位於其長弟且靡肯爲搜諧若鞮單于。昭君在此十年中，又生了兩個女兒，長女名云，嫁與須卜當，次女名不詳，嫁與姓當于的，名也不知。昭君大約在匈奴又十餘年，於漢哀帝時死了，壽約五十歲左右。她葬的地方，據說就在現今綏遠歸綏縣南三十里地方，因爲胡地本多白草，而此塚獨青，故世稱爲青塚。

第二篇 昭君考證

一 昭君名字考

昭君姓王，名嬀，昭君乃其別字，此爲盡人皆知的事實。但這裏還有一個疑問，便是漢書雖作：「嬀字昭君，」而後漢書南匈奴傳却作：「昭君字嬀。」依常例推測，漢人大多單名雙字，且漢書爲漢人班固所撰，後漢書爲宋人范曄所撰，時代愈近，其所據事實自愈可信，則昭君名嬀，實無疑問，而後漢書之作字嬀的，或者「字」字爲「名」字之誤罷！

不過這一個「嬀」字，還有許多疑問。據漢書元帝紀嬀字原本作「嬀」；而同書匈奴傳，則又改嬀爲「嬀」。漢書原沒有這一個「嬀」字，我上面所說漢書雖作王嬀字昭君，只是從後人一般說法，因爲除漢書外，沒有再說王嬀爲王嬀或王嬀的。

考查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原沒有「媼」「牆」兩字，只有「牆」字，解作「垣蔽也。」與今義同。許慎與班固爲同時代人，若當時已有「牆」字，許書決不會不收，所以我疑「牆」字又爲牆字之誤，王媼原作王牆，至後漢書始又改爲王媼。此媼字至宋初徐鉉等重定說文解字時，已經附入，解爲「媼，婦官也；從女牆省聲，才良切。」另據清毛際盛說文新附通誼云：

媼，婦官也；從女牆省聲，才良切。左傳哀元年：「妃媼嬪御，」釋文：「或作牆。」漢書匈奴傳：「王牆字昭君。」荀子非相篇楊倞注引慎子曰：「毛廌西施。」案廌卽牆之俗字，又可通牆。漢書元帝紀：「王媼爲閼氏。」案說文亦無牆。

按此云媼或作牆，又可通牆，似皆爲彌補漢書的缺憾而已。不過因此可知昭君的取名，或者由於毛廌而來，因爲毛廌本是古之美人，所以昭君的父親也起她這一個美名罷！後人因牆字總非雅稱，於是又改從女旁，而毛廌王牆，均作爲毛媼王媼了。

也許因爲王嬙 王嬙疑莫能明的緣故，所以後人稱她總是王昭君。本書亦略本此義，一律稱爲王昭君，不作王嬙，以免紛歧。

其後到了晉代，因爲晉文帝 司馬昭的關係，諱昭爲明，故又世稱王明君，如樂府有王明君，明君詞，明君實指昭君。至唐宋又有稱爲明妃的，如樂府詩集有明妃怨，題楊 凌爲中唐時人。宋人如歐陽修 王安石均有明妃曲，皆歌詠昭君之事。其所以改君爲妃的，當是昭君曾是漢元帝宮人，故有此尊稱罷！

二 昭君里籍考

昭君究爲何許人，漢書元帝紀「王嬙爲關氏」下，注引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文穎 據唐顏師古前漢書敘例云：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

是文穎爲漢末時人，上距昭君年代猶近；且曾爲荊州從事。後漢南郡屬荊州，是他於昭

君里籍，知之尙非無據。按穠歸卽今湖北穠歸縣，今其地有昭君村，謂卽是昭君出生處。又後漢書南匈奴傳亦云昭君：「南郡人也。」是昭君爲南郡穠歸人，當不差誤。

不過另據後漢蔡邕琴操云：「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則又以爲齊國人了。蔡邕亦後漢末時人，與文穎同時，而兩人所說，竟差異如是，實使人莫知適從。按漢書地理志有齊郡無齊國，後漢書郡國志有齊國無齊郡，其郡治皆爲臨淄，卽今山東臨淄縣治。若王襄爲齊郡人，則昭君豈得爲南郡人？據光緒歸州志，則以王襄爲齊國人，流寓南郡。此種說法，大約欲符合文蔡二說，故致如此。我們現在在未能得到更可靠的史料時，也只得如歸州志說法，說她先世爲齊國人，後乃遷居於南郡穠歸縣了。

三 昭君親屬考

昭君的親屬，今能考知者，有他的父親，與兄子。至她在匈奴所生的子女，則在後數節中再討論之。據蔡邕琴操云：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

則她的父親名襄。惟「襄」字他書所引，多作爲「穰」。如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亦引琴操而作王穰。其他亦多如是。此頗如嬀本作牆，而後轉改爲嬀。我們亦疑穰本作襄，而後轉改爲穰。至此種轉改，或始於六朝。又如王昭君之避諱改爲王明君；那末王襄之改爲王穰或者也有一種避諱，故加一禾旁罷！

她的兒子，見於漢書匈奴傳。傳云：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兒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望侯，望侯使匈奴。

天鳳爲王莽年號，和親侯與展德侯皆未見於漢書功臣表中，當爲王莽所封。既明言爲兄子，則王歙王颯，皆屬昭君姪輩。昭君有兄，殆無疑義，但不知此兄爲何名，又是否爲昭君的親兄，今已不能詳考。

至於除了兄長以外，昭君還有沒有弟弟或姊妹，那是使我們更難知悉。就是她的母

親，舊小說中說她是姚氏，恐怕也是杜撰而已。

四 昭君入宮考

昭君究於何年遷入宮中，須先知漢選宮女之法。按此事漢書外戚傳中不載，惟後漢書紀中有之。雖屬後漢，其法當與前漢相彷彿。其言云：

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此因後漢，故但言京師所在地洛陽，逆知前漢當不限京師一地，故昭君雖爲南郡人，也被選入。據蔡邕琴操云：

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獻於孝元帝。

這樣看來，昭君也許即在十七歲時被獻入宮。琴操又云：

以地遠，既不幸納，叨備後宮。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善粧盛服，形容光暉而出。

此下即爲元帝以昭君賜單于之事，據此，則昭君於十七歲時入宮，積五六年仍未爲帝所寵幸，當已爲廿二三歲。此後則爲單于來朝（琴操云遣使者朝賀，實誤，因漢書元帝紀及匈奴傳，均云竟寧元年，單于親自來朝。）乃被元帝賜於單于。此「後」字不知後幾年，頗堪研究。若謂此「積五六年」即表示後的意思，則昭君於竟寧元年（公元前三年），假定爲廿三歲，其入宮當在成帝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她入宮既爲永光五年，年十七歲，那末她的生年，當在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五五）。如果此假定爲對，我們就可列表如下（並附匈奴呼韓邪單于事略）：

年	代	公元	事	略
宣帝五鳳三年		前五五	王昭君生	匈奴呼韓邪單于立巳四年
甘露元年		前五三	王昭君三歲	呼韓邪始稱臣事漢
甘露三年		前五一	王昭君五歲	正月呼韓邪來朝
黃龍元年		前四九	王昭君七歲	正月呼韓邪復來朝
元帝初元元年		前四八	王昭君八歲	
永光元年		前四三	王昭君十三歲	呼韓邪北歸
永光五年		前三九	王昭君十七歲	被獻入宮
建昭元年		前三八	王昭君十八歲	
竟寧元年		前三三	王昭君廿三歲	正月呼韓邪入朝
			君賜呼韓邪	元帝以昭

五 昭君出塞考

如上所述，昭君於廿三歲時，被元帝賜於呼韓邪單于。至於爲何被賜於單于，漢書

匈奴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賞單于，單于驩喜。

此單于卽指呼韓邪單于。其被賜原因，極爲簡單，卽單于自言願增於漢氏，元帝卽以王昭君相賜。但如後漢書南匈奴傳所載，則事又較詳。其言云：

元帝時，以良家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

是當時被賜者爲五人，昭君乃其中之一。昭君之所以願賜於單于者，因爲「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點與蔡邕琴操所述，仍多相同。惟琴操謂「單于遣使者朝賀」，實非。茲亦附載其事於後：

以地遠 既不幸納，叨備後宮。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善粧盛服，形容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龕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時單于使者在旁，帝大驚，悔之，不得復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

以上皆說元帝本不知昭君爲何人，及見她「豐容靚飾」，始悔而欲止，然又難於失信，故不得不仍賜單于。按元帝宮人，多至三千人，此點史有明言。如後漢書后紀云：漢興，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尙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所謂「增級十四」，據漢書外戚傳云：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嬪娥，倣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倣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觀上文，可知級十四等者，是說自昭儀以至夜者，而上中家人子並不在內。唐顏師古注云：

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吏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昭君據漢書匈奴傳所載，正是此種家人子。又元帝紀中說昭君是待詔掖庭，應劭亦注云：

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可知昭君雖在掖庭（卽後宮）五六年，而猶無爵位可言，只是一個候補宮人而已。這樣昭君怎不怨恚，無怪一聞帝賜單于宮人之語，就挺然而出，願去做一個胡婦了。但另據西京雜記所說，則昭君之不能得到爵位，却有他的特別原因。其言云：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

按西京雜記一書，舊題晉葛洪採漢劉歆書撰，真僞不可知。然所載此事，後人類皆衆口一詞，信以爲真。元帝後宮既多至三千，自難一一召見。圖形之事，雖未見正史，或亦確有其事。此畫工爲誰，又據西京雜記云：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

並工爲牛馬飛鳥衆藝，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乘市，籍其家資，皆巨萬。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此數人中，以毛延壽畫人物最工，餘只工衆藝而已。毛延壽是否畫過昭君的像，西京雜記未曾明言，大約後人由於毛旣畫人物最工，故卽加罪於毛延壽一人罷！卽如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篇，雖本西京雜記（？）載其事，亦只云畫工而已，未明言爲毛延壽。同時我們讀樂府詩集中所載詠昭君的樂府，雖也有許多提到畫工的事，但明言毛延壽，却只有唐李商隱一首，他的王昭君云：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

其後元人馬致遠作漢宮秋，直指毛延壽爲此中罪魁，而於其他畫工則不提及，這不能不說毛延壽是此中不幸的最不幸了。

最後，尚有一事足資注意的，卽昭君出塞手抱琵琶。按此事既不見於正史，又不見於西京雜記及琴操。卽唐以前諸人樂府，也沒有提及的。至陳釋智匠古今樂錄始云：

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詔，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

按細君嫁烏孫王昆莫，漢書西域傳亦載其事，但並無說到「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的事。至晉傳玄作琵琶賦，其序始云故老有此說。序云：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羸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

此云「聞之故老」，並非得自信史。故烏孫公主既無琵琶馬上作樂之事，至昭君便難置信。智匠之說，恐屬臆測，未可遽信。而且琵琶一物，傅氏既云傳於外國，而杜摯則謂

始於嬴秦，亦難可信。若果爲嬴秦所作，則劉向世本，決不會不載作者。同時許慎說文解字中無琵琶二字。與許氏稍後時代的作者，應劭風俗通有云：

批把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

又劉熙釋名有云：

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

皆不作琵琶。清鄭珍說文新附攷云：

其字風俗通本作批把，釋名作枇杷，玉篇作琵琶，然則漢尙無琵琶字。說文攷，反手擊也；詀，攆擊也。鼓琵琶者鉤撥似之，當作攆詀爲正，作批把近之；亦疑釋名枇杷，本是從手字。

按應劭皆漢末時人，既云琵琶爲「近世樂家所作」「本出胡中」，則其器或非前漢時所有，故許氏不稱其器。總之不論爲「批把」「枇杷」「琵琶」，在昭君出塞的時候，恐怕

是沒有此種樂器的。

六 昭君在胡考

昭君入匈奴以後，凡兩嫁，生一子二女，此皆見於正史。漢書匈奴傳云：

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

此爲她初嫁呼韓邪單于，只生一子。昭君既於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下嫁呼韓邪，而呼韓邪死於建始二年（公元前三一），則生伊屠智牙師恐在建始元年（公元前三二），爲呼韓邪的最少子。據漢書匈奴傳所載，呼韓邪有子甚多，後多爲單于。茲列表如下：

顯渠閼氏 且莫車 (3) 車牙若鞮單于 (四年)
生二子 囊知牙斯 (4) 烏珠留若鞮單于 (廿一年)

大閼氏生 雕陶莫臯 (1) 復株絛若鞮單于 (十年)
且麤胥 (2) 搜諧若鞮單于 (八年)

呼韓邪

四子

咸

(5) 烏累若鞮單于(五年)

它闕氏十
餘人

與
其餘不知名

(6) 呼都而尸道鼻若鞮單于(廿九年)

寧胡闕氏
生一子

伊屠智牙師(後漢書智作知後為與所殺)

按伊屠智牙師被與所殺，事見後漢書南匈奴傳，傳云：

單于與立，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

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

與立於新莽天鳳五年(公元一八)，若伊屠智牙師確生於建始元年(公元前三一)，則被殺時適爲五十歲。

其次昭君第二次嫁於復株婁若鞮單于，就是呼韓邪的大兒子。此事漢書匈奴傳亦載之，傳云：

次。

復株叅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據李奇注云：「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又顏師古注云：「須卜當于，皆夫家氏族。」此二女生於何時，史無明言，不可得知。惟復株叅立僅十年，則二女少其兄伊屠智牙師至多不過十歲。云與她的丈夫須卜當均曾入漢，王莽且拜當爲須卜單于，云據漢書匈奴傳云：

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

奢卽云的大兒子。莽被誅在更始元年（公元二三），則云年亦在五十左右。至當于居次史未言其名，亦未入漢，只其子爲醯橫王，曾於興初立時，奉獻至長安，後亦無所聞了。

以上對於昭君的子女，均已考證明釋，現在再說昭君再嫁的事。按昭君再嫁，據後漢書南匈奴傳云：

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而琴操則云：

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子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單于舉葬之。

知其說全無根據。且單于死時，昭君自己兒子不過二歲，根本並未「繼立」。若說指復株索，則其名並非世遠，更無「昭君乃吞藥自殺」之事；否則她怎樣還會生兩個女兒呢？所以琴操的話，斷不可信。

至於昭君死在何年，則正史既無明言，殊使我們難以考定。不過唐時的王昭君變文，曾說到哀帝遣使楊少徵去弔昭君的喪，且有一篇祭文，則昭君似死於哀帝時候。如果此說爲可靠的，那末哀帝卽位於公元前六年，昭君也已有五十歲。茲試列昭君在胡假

定年表如下：

年	代	公元	事	略
元帝竟寧元年		前三三	王昭君廿三歲	初嫁呼韓那
成帝建始元年		前三二	王昭君廿四歲	生子男伊屠智牙師
建始二年		前三一	王昭君廿五歲	呼韓那立二十八年死
河平元年		前二八	王昭君廿八歲	長女約於是年生
陽朔元年		前二四	王昭君卅二歲	少女約於是年生
鴻嘉元年		前二〇	王昭君卅六歲	復株象立十年死
元延元年		前一二	王昭君四十四歲	搜諧立八年死
綏和元年		前八	王昭君四十八歲	車牙立四年死
哀帝建平元年		前六	王昭君五十歲	約於是年死

再，昭君死於哀帝時候，還有一個旁證，便是漢書匈奴傳云：

漢平帝時，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於前，迺風

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平帝在哀帝之後，哀帝卽位只六年。王莽此舉，或者就因昭君已死，故令其女入侍。至於王昭君變文文中的祭文，文字頗多舛誤，難於句讀，且改昭君爲昭軍，又以匈奴爲兜奴，原是民間傳說，故不引錄。且哀帝之祭昭君，史無明文，恐亦出諸杜撰。

第三篇 參考資料

一 昭君載記

(1)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摩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摩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舉，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關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蘇林曰：「關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漢書元帝紀）

(11)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

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顛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顛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顛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顛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立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絛若鞮單于。復株絛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

諧屠奴侯入侍，以且臈肯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索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夫家氏族。」）

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臈肯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

漢平帝時，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戚厚善，見戚前後爲莽所拜，故遂立戚爲烏累若鞮單于。云當遂勸戚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

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

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與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皆鞮。

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犢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漢書匈奴傳）

初，單于與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

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後漢書南匈奴傳）

二 昭君逸事

(一)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

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嬪不肯，遂不得見。

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乃窮案其事。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鬻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藝，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雜記）

(11)

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獻於孝元帝。以地遠，旣不幸納，叨備後宮。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

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姜粧盛服，形容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

「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飽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時單于使者在旁，帝大驚，悔之，不得復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

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四，胡地珠寶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心思不樂，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維歌曰：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

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獲侍帷房。

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幽沉，不得頡頏。

雖得餒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

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子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單于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漢蔡邕琴操）

(三)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宋劉義慶世說新語）

（註）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遣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悲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悅，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按此爲前文註釋，亦引蔡邕琴操，惟語句略有差異，且作王襄爲王穰，故仍錄於此，以資參證。）

(四)

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陳釋智匠古今樂錄）

(五)

明妃，秣歸人。臨水而居，恆於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唐張泌妝樓記）

(六)

香溪一名昭君溪，爲昭君滌粧處。有珍珠潭，俗傳昭君滌粧遺珠於此。（光緒歸州）

志

三 昭君異聞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能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爲莊家。

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豪富家。黃衣闌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

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唱拜，箴中語曰：「姜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家臣宛下，將歸

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籬、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娘子出見秀才。

良久，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人。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妝，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於太后。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

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

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

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能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

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

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

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

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於座，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懇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

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

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

王嬙詩曰：

雪裏穹廡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

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

戚夫人詩曰：

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妝粉恨君王。

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

太真詩曰：

金釵隨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

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

潘妃詩曰：

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

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

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堦拜洞仙。

盡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

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

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詩畢，酒既止，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長成，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今有死，不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邪單于，復爲復株橐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

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特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昭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紫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

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去此十餘里，有薄太后廟。」余却迴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唐牛僧孺周

四 昭君樂府

(一) 王明君

一曰王昭君。唐書樂志曰：「明君，漢曲也。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效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按此本中朝舊曲，唐爲吳聲，蓋吳人傳授訛變使然也。」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

少，必得其真。安陵陳儼，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藝，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京師畫工，於是差稀。」古今樂錄曰：「明君歌舞者，晉太康中石季倫所作也。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晉宋以來，明君止以絃隸少許，爲上舞而已。梁天監中，斯宣達爲樂府令，與諸樂工以清商兩相間絃，爲明君上舞，傳之至今。」王僧虔技錄云：「明君有間絃及契注聲，又有送聲。」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間絃，下間絃。明君三百餘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別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是也。」按琴曲有昭君

怨，亦與此同。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嘉（一作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石崇）

右一曲晉樂所奏

（二）王昭君

既事轉蓬遠，心隨雁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夜咽。（鮑照）

同前

垂蘿下板閣，舊袖拂胡塵。唧唧撫心歎，蛾眉誤殺人。（施榮泰）

同前

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
衫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曲真多恨，哀絃須更張。（庾信）

同前

猗蘭恩寵歇，昭陽幸御稀。朝辭漢闕去，夕見胡塵飛。寄信秦樓下，因書秋雁歸。

（庾信）

同前

漢使南還盡，胡中妾獨存。紫臺縣望絕，秋草不堪論。（崔國輔）

同前

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崔國輔）

同前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宮草應綠，胡庭沙正飛。

願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盧照隣）

同前

斂容辭豹尾，絨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筯染胡塵。妝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顛。

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駱賓王）

同前

非君惜鸞殿，非妾妬蛾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惡，不並漢宮時。

心苦無聊賴，何堪上馬辭。（沈佺期）

同前

圖畫失天真，容華坐誤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淚點關山月，衣銷邊塞塵。

一聞陽鳥至，思絕漢宮春。（梁獻）

同前

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

織書待還使，淚盡白雲天。（上官儀）

同前

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燕山直北寒。鬢髮風拂散（一作亂），眉黛雪沾殘。斟酌紅顏盡，何勞鏡裏看。（董思恭）

同前

莫將鉛粉匣，不用鏡花光。一去邊城路，何情更畫妝。影銷胡地月，衣盡漢宮香。

妾死非關命，祇緣怨斷腸。（顧朝陽）

同前三首

漢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遠和親？

揜涕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胡地無花草，春來不似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東方虬）

同前三首

自嫁單于國，長銜漠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

厭踐冰霜域，嗟爲邊塞人。思從漢南獵，一見漢家塵。

聞有南河信，傳聞殺畫師。始知君惠重，更遣畫蛾眉。（郭元振）

同前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纈能相負，却使容華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雁急浮清（一作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可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劉長卿）

同前二首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一作送）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

嗟。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李白）

同前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疆來前帳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儲光義）

同前

自倚嬋娟望主恩，誰知美惡忽相翻。黃金不買漢宮貌，青塚空埋胡地魂。（僧皎然）

同前二首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艱顛顛盡，如今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白居易）

同前二首

錦車天外去，霧幕雲中開。魏闕蒼龍遠，蕭關赤雁哀。

仙娥今下嫁，嫡子自同和。劍戟歸田盡，牛羊遶塞多。（令狐楚）

同前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李商隱）

（三） 明君詞

玉豔光瑤質，金鈿婉黛紅。一去蒲萄觀，長別披香宮。秋簷照漢月，愁帳入胡風。妙工偏見詆，無由情恨通。（梁簡文帝）

同前

寒樹暗胡塵，霜樓明漢月。淚染上春衣，憂變華年髮。（張正見）

同前

蘭殿辭新寵，椒房餘故情。鴻飛漸南陸，馬首倦西征。寄書參漢使，銜涕望秦城。

唯餘馬上曲，猶作出關聲。（王褒）

同前

北望單于日半斜，明君馬上泣胡沙。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王偃）

同前

塞外無春色，邊城有風霜。誰堪覽明鏡，持許照紅妝。（武陵王紀）

同前

朝發披香殿，夕濟汾陰河。於茲懷九折，自此斂雙蛾。沾妝疑湛露，繞臆狀流波。日見奔沙起，稍覺轉蓬多。胡風犯肌骨，非直傷綺羅。銜涕試南望，關山鬱嵯峨。始作陽春曲，終成苦寒歌。唯有三五夜，明月暫經過。（沈約）

同前

斂眉光祿塞，遙望夫人城。片片紅顏落，雙雙淚眼生。冰河牽馬渡，雪路抱鞍行。朔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一作作）胡笳聲。（庾信）

同前

昔聞別鶴弄，已自軫離情。今來昭君曲，還悲秋草并。（何妥）

同前

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無畫師情。蛾眉非本質，蟬鬢改真形。專猶妾命薄，誤使君恩輕。啼落渭橋路，歎別長安城。今夜寒草宿，明朝轉蓬征。却望關山迴，前瞻沙漠平。胡風帶秋月，嘶馬雜笳聲。毛裘易羅綺，氈帳代帷屏。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釵落終應棄，髻解不須縈。何用單于重，詎假閼氏名？馱駝聊彊食，桐酒未能傾。心隨故鄉斷，愁逐塞雲生。漢宮如有憶，爲視旄頭星。（薛道衡）

同前

我途飛萬里，回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玉痕垂淚粉（一作粉淚），羅袂拂胡塵。爲得胡中曲，還悲遠嫁人。（張文琮）

同前

跨鞍今永訣，垂淚別親賓。漢地行將遠，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路，隴首暗沙塵。唯有孤明月，猶能遠送人。（陳昭）

同前

漢宮若遠近，路在沙塞上。到死不得歸，何人共南望？（戴叔倫）

同前

李陵初送子卿回，漢月明明照帳來。憶着長安舊遊處，千門萬戶玉樓臺。（李端）

（四）昭君歎二首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

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關。情寄南雲反，思逐北風還。（一作高堂歌吹少，遊子夢

中還。）（范靜婦沈氏）

（五）昭君怨

樂府解題曰：「王嬙字昭君，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閒麗，未嘗窺門戶。穰以其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貢，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請行。時單于在

旁，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報漢白璧一雙，驃馬十匹，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按漢書匈奴傳曰：竟寧中，呼韓邪來朝，漢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綯若鞮單于，復妻昭君，不言飲藥而死。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旣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王嬙）

同前

一生竟何定，萬事最難保。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關淚，至今猶未燥。

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王叔英妻劉氏）

同前

圖形漢宮裏，遙聘單于庭。狼山聚雲暗，龍沙飛雪輕。笳吟度隴咽，笛轉出關鳴。啼妝寒葉下，愁眉塞月生。只餘馬上曲，猶作別時聲。（陳後主）

同前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見疎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白居易）

同前二首

萬里邊城遠，千山行路難。舉頭唯見月，何處是長安？

漢庭無大儀，戎虜幾先和。莫羨傾城色，昭君恨最多。（張祜）

同前

自古無和親，貽災到妾身。胡風嘶去馬，漢月弔行輪。衣薄狼山雪，妝成虜塞春。

回看父母國，生死畢胡塵。（梁氏瓊）

（六）明妃怨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馳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到單于照舊顏。（楊凌）

（七）明妃曲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家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此曲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歐陽修）

同前

明妃出嫁與胡兒，駝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人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王安石）

五 昭君變文

(前缺)

路難荒徑足風慄，
原夏南地持白，
谷多生沒咄渾，
石堡雲山接雁門。
昔日還泉漢帝恩。
行沒處論。

前，
迷，
兄搜骨利幹。
縱有衰蓬欲成就。
暮水頻過及勅戍，
賤妾儻期蕃裏死，
遠恨家人昭取魂。

此難。
景色似醞醞，
邊草叱沙紇邏分，
旋被流沙剪斷根，
酒泉路遠穿龍勒，
愁腸百結虛成着，

梅銀北奏黃蘆泊。
陰坂愛長席箕。
如今以暮單于德，
如以暮單于德，

漢女愁蕃，吟王笑和。寧知惆悵，恨別聲哀。管弦馬上橫彈，卽會途間常奏。侍從寂寞，如同喪孝之家，遣妾攢旣，仗似兵敗之將。莊子云：何者，所好成毛羽，惡者成

瘡癥。愛之欲求生，惡之欲求死。妾聞居塞北者，不如江海有万斛之舡，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此及苦復重苦，怨復重怨，行經數月，途程向盡。歸家遙遙，迅不肯停。卽至牙帳，更無城廓。空有山川，地僻多風。黃羊野馬，日見千羣萬羣，詎³⁵叛叛，時逢十隊五隊。似語丹爲東界，吐蕃作西鄰。北倚窮荒，南臨大漠。當心而坐，其富如雲；氈裘之帳，每日調弓，孤格之軍，終朝錯箭；將鬪戰爲業，以獵射爲能。不蠶而衣，不田而食。旣無穀麥，噉肉充糧。少有絲麻，織毛爲服。夫突厥法，用貴壯賤老，憎女愛男，懷鳥獸之心，負友戎之意。□天遂暖，卽向山南；夏月尋源，便居山北。河湫尺壁，寧謝寸陰。是竟直爲作處伽花，人多出來掘強。若道一時一餉，猶可安排，歲久月深，如何可度！妾聞鄰國者，大而小，而強自強，弱自弱，自弱，何用逢雷電之意氣，爭烽火之聲。獨樂一身，苦他萬姓。單于見明妃不樂，雖傳一箭，號令□軍，且有赤狄，白狄，黃頭，紫頭，知築明妃，皆來慶賀。須命繚駝柘駝菽菽作舞，倉牛亂歌。百姓知單于意，單于識百姓心，良日可借，吉日難逢。遂拜昭軍爲煙脂皇后。

故國隨國，入鄉隨鄉。到蕃菓還立蕃家之名，榮拜號作煙脂貴氏處，有爲陳：

傳聞突厥本同威，每喚昭軍作貴妃。呼名更號胭脂氏，猶恐他嫌禮度微。

牙官少有三公子，首領多饒五品緋。毛下旣稱張羸幕，臨時必請定門旂。

鼙鐘擊鼓千軍噉，叩角吹螺九姓圍。瀚海上由鳴憂憂，陰山的是攝危危。

罽前校尉歌楊柳，坐上將軍無樂輝。乍到未閑胡地法，初來且着漢家衣。

冬天野馬從他瘦，夏月犂牛任意肥。邊雲忽然聞此曲，令妾愁腸每意歸。

蒲桃未必濛春酒，氈帳如何及綵緯；莫怪適下頻下淚，都爲殘雲度嶺西。

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

明妃旣策立，元來不稱本情。可汗將爲情和，每有善言相向。異方歌樂，不解奴愁。別城之歡，不令人愛。單于見他不樂，又傳一箭，告報諸蕃，非時出獵，圍遶烟指山，用昭軍作心，萬里攢軍，千兵逐獸。昭軍旣登高嶺；愁思便生。遂指天嘆帝鄉而曰處，若爲：

單于傳告報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邊盡着黃金甲，右伴芬雲錦似圍。
黃羊野馬揜槍撥，鹿鹿從頭喫箭川。遠指白雲呼且住，聽奴一曲別鄉關。
妾家宮苑住秦川，南望長安路幾千？不應玉塞朝雲斷，直爲金河夜濠連。
烟脂山上愁今日，紅粉樓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內，大道青樓若眼前。
風光日色何處度？春色何時度酒泉？可笑輪臺寒食後，光景微微上不傳。
衣香路遠風吹盡，朱履途遙躡鐵澗。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
心驚恐怕牛羊吼，頭痛生曾乳酪氈。一朝願妾爲紅翻，萬里高飛入紫煙。
初來不信胡關險，久住方知虜塞□。祁雍更能何處在？只應弩郿白雲邊。
昭軍一度登千山，千迴下淚。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見追來！當嫁單于，誰望喜
樂。良由畫匠捉姜陵持，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虞舜妻賢，
沛能變竹，玃良婦聖，哭烈長城。乃可恨積如山，愁盈若海。單于不知他怨。至夜方
歸。雖還至帳，臥仍不去。因此得病，漸加羸瘦。單于雖是蕃人，不那夫妻義重，頻多

借問，明妃遂作遺言，略敘平生，留將死處，若爲陳說：

妾嫁來沙漠，經冬向晚時。和明以合調，翼以當威儀。

紅檢偏承寵，青蛾侍妾時。每憐歲寒期，今果連其病。

容華漸漸衰，五神俱總散。四代的危危，月華來映塞。

風樹已驚枝，鍊藥須岐伯。看方要巽離，此間無本草。

何處覓良師？妾貌如紅線，孤鸞視猶影。龍劍非人常億雌。

妾死若留故地葬，臨時請報漢王知。

單于答曰：

憶昔辭鸞殿，相將出雁門。同行復同寢，雙馬復雙奔；

度嶺看玄冕，臨行望覆盆。到家蕃裏重，長媿漢家恩。

飲食盈帔按，蒲桃滿頰罇。元來不向口，交命若何存。

奉管長休息，龍城永絕聞。畫眉無若擇，淚眼有新恨。

願爲寶馬連長帶，莫學孤蓬剪斷根。公主時亡僕亦死，誰能在後喪孤魂！

從昨夜已來，明妃漸困，應爲異物，多不成人。單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縱令春盡，命也何存。可惜□□□風燭。故知生有地，死有處。至憐三更，大命方盡。單于脫却天子之服，還着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曉夜不離喪側，部落豈敢東西。日夜哀吟，無由靈掇。慟悲切調，乃哭明妃處，若爲陳說：

昭軍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三邊走馬傳胡命，萬里非書奏漢王。

單于是日親臨哭，莫捨須臾守看喪。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九姓行哀截耳瑠，枷上雖衣不重香。可惜未歿宮裏女，

嫁來胡地碎紅粧！首領盡如雲雨集，異口皆言鬥戰場。寒風入帳聲猶苦，

曉日臨行哭未歿。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何期遠遠離京兆，

不憶冥冥臥朔方。早知死若埋沙裏，悔不教君還帝鄉！

表奏龍庭，勅未至，單于喚丁寧塞上衛律，令知葬事，一依蕃法，不取漢儀。棺槨

穹廬，更別方圓，千里之內，以伐醮薪。周匝兀不案□馬。且有奔馳勃律阿寶蕃人，膳主犂牛，兼能煞馬，醞五百盃酒，煞十萬口羊，退犢燐蹄，飲食盈川，人倫若海，一百里鋪氍毹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鋪金銀胡瓶，下脚無處。單于親降，部落皆來。傾國成饑，乃葬昭軍處，若爲陳說：

詩書既許禮緣情，今古相傳莫不情。漢家雖道生離重，蕃草猶死葬輕。

單于是日親臨送，部落皆來引仗行。賭走熊罷千里馬，爭來競逞五軍兵。

牛羊隊隊生埋壙，仕女芬芬聳入坑。地上築壇猶未了，泉下惟聞叫哭聲。

蕃家法用將爲重，漢國如何輒肯行？若道可汗傾國葬，焉知死者絕妨生。

黃金白玉蓮車載，寶物明珠盡庫傾。昔日有秦王合國葬，校料昭軍亦未平。

墳高數尺吳青塚，還道軍人爲立名。只今葬在黃河北，西南望見受降城。

故知生有地，死有處，可惜明妃，奄從風燭八百餘年。墳今上□。後至孝哀皇帝，

然發使和蕃，遂差漢使楊少徵技節和來吊。金重錦輜繪入於虜廷，慰問蕃王。單于聞道

漢使到來吊，倍加喜悅。光依禮而受，漢使吊宣哀帝聞，遂出祭詞處，若爲陳說：

明明漢使達邊隅，稟稟蕃王出帳趨。大漢稱尊成命重，高聲讀勅吊單于。

昨威來表知其向，今嘆明妃奄逝殂。故使教臣來吊祭，遠道兼問有所須。

此間雖則人行義，彼處多應禮不殊。附馬賜其千匹綵，公主子仍留十斛珠。

雖然與朕山河隔，每每憐鄉歲月孤。秋末既能安葬了，春間暫請赴京都。

單于受吊復含滯，漢使聞言悉以悲。丘山義重恩離捨，江海雖深不可齊。

一從歸漢別連北，萬里長懷霸岸西。閑時淨坐觀羊馬，悶卽徐行悅鼓鞀。

嗟呼數月運非禍，誰爲今冬急解奚？乍可陣頭失却馬，那堪向老更亡妻。

靈儀好日須安厝，葬事臨時不敢稽。莫怪帳前無掃土，直爲滯多旋作泥。

漢使吊訖，常卽使迺行至蕃漢界頭：遂見明妃之塚。青塚寂遠，多經歲月。使人下

馬，設樂沙場，害非單布，酒心重傾，望其青塚，宣哀帝之命。乃述祭詞：維年月

日，謹以清酌之奠，祭漢公主王昭軍之靈：惟靈天降之精，地降之靈，姝越世之無比嫜

始，傾國和陟媵。丹青寫刑，遠稼使兇奴拜首，方代伐信義，號能征。賢感敢五百年間：出德邁應，黃河號一清，祚永長傳，萬古圖書，且載著往聲。嗚呼嘻噫，在漢室者昭軍，亡桀紂者泥妃。嬋姿兩不團，矜誘與皆言。爲姜捧荷，和國之殊功。金骨埋於萬里，嗟呼！別翠之寶帳，長居突厥之穹廬。特也黑山杜氣，擾攘兇奴，益將降喪，計竭窮謀，漂遙有懼於檢杖，衛霍怯於強胡。不稼昭軍，紫塞難爲運策定，單于欲別攀戀拜路跪。嗟呼！身歿於蕃裏，魂兮豈忘京都！空留一塚齊天地，岸瓦青山萬載孤。

六 呼韓邪傳

神爵二年，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鞮單于。虛閭權渠單于子稽候孺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

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

地貴人，共立稽候孺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衍胸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左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

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禪兄右奧鞬王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

著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

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闕敦地。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聞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

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

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檠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千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

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僕不知吉晉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旼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

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囊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臣。

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有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悉其思歸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

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媿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常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戍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

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子之意，朕無疑焉。爲單子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諭單子。」單子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缺缺。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願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子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子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子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子固請，不能得而歸。

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顛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

少子威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漢書匈奴傳）

叢書

彭子儀編著

本書文字淺明生動，饒有趣味。另附史料，採集與本人有關之史傳，逸事，異聞以及詩文等等，包羅完備，可供讀者參考之需。故與坊間出版之民族英雄傳記故事之類，僅有傳記而無史料者，體例截然不同。茲將第一輯書名臚列如下：

一 西施

王昭君
綠珠
沈雲英
秋瑾

六 蘇武

張巡
陸秀夫
張煌言
石達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著者 彭子儀
出版者 亞星書店
總發行 南洋兄弟出版社

地址：上海九江路一〇號

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初版

實價國幣五角

78

10/26/1

